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引鳳蕭
第六回 西序賓以牛易馬 北窗夢致雨騰雲

詩曰： 林館風薰酒易醒，日長閑坐倚圍屏。

池澡水色臨軒綠，山送嵐光入座青。

好鳥啼春棲茂綠，諸生受業聽淡經。

耽詩更有驚人句，吟若從教兩鬢星。

且說白眉仙進門來，少年忙施禮，眉仙亦答禮不迭。少年開口道：「小弟適瞻華章，不勝羨慕，真我杭城所未見，世不多得者。」

眉仙道：「枉承謬譽，實不副名。敢問仁兄尊姓貴號，尚未瞻依，曷勝景仰。」

少年道：「小弟姓魏名玉，號非瑕，即本縣人。少曾讀書，因老父早逝，遂棄舉業，惟日夕與二三友詩酒陶情耳。」眉仙又與各友敘禮，都道姓氏。非瑕又問眉仙：「因甚寓此？」眉仙遂將白公被難，自己脫逃，馬死留寓之事細述一番。

非瑕道：「吾兄離此不便，不如致敝寓去，權住幾時，小弟亦便朝夕薰炙。」眉仙辭謝，又將仙師所贈詩識應於此庵之意細陳。非瑕點首稱奇，遂不敢相強，又於眉仙寓室中遍玩一番。臨別去，又對眉仙道：「小弟容日潔誠晉謁，今日告辭。」遂相訂而別。

眉仙於庵中過了殘冬，不覺已屆仲春天氣。眉仙一日閑步出庵門，只見池邊柳色青楚，漸拂行人之首，牆角桃容灼灼，偏宜室家之思。吟哦未畢，忽聽得二人喧笑而來。在前一個是魏非瑕，後二人不知是誰。眉仙見了，迎入寓室，敘禮坐下。眉仙問非瑕道：「二君高姓尊號？」

非瑕道：「一姓何名爾彥，號聖之。一姓沈名飛，號雲鵬。皆本縣有名詞客。前日因小弟說及白兄，故特共來一訪，又托相契，連名刺亦不投了。」三人謙讓一番。非瑕道：「弟有一事奉讀眉兄。如今西湖中，游拉歌妓，日日鬧熱，弟亦買得一小舟，欲屈眉兄去賞玩，留連數日而返，故特來稟知，乞即發駕。」

眉仙道：「弟亦久聞西湖之勝，欲去一遊，今得附駐絕妙，只何敢攪擾。」非瑕道：「既成相契，不必太拘。」遂促眉仙同去。眉仙送別空如與了緣，把寓房檢鎖，同三人出門，竟自游西湖去了。

此時是二月下旬，不消幾日，早已三月初三到了，乃玄帝生辰之日。那金鳳娘稟知胡夫人，命家中一老僕去備香燭錢馬，同霞蕭都抬一乘暖轎，叫老僕跟隨而去，不幾時已到了牧雲庵。

那庵昔年原是金家香火院，今因金公出貶，無甚錢糧，就覺清淨，亦無甚燒香男婦。鳳娘與霞蕭進庵去燒了香，拜禱已畢。空如來問訊了。鳳娘四下閑玩，轉入客堂，見了粉壁上的詩，細看一番，嘖嘖稱羨。看至後面，見寫著「齊東寓客白眉仙草」，鳳娘失驚，對霞蕭道：「我前得夢有個白眉少年，今此生喚做白眉仙，也有些奇怪。」遂熟玩此詩。

適道人獻茶點。霞蕭問道：「這牆上的詩是何人做的？」

道人答：「是個白相公做的，今朋友拉他游西湖去了。後殿側邊一間便是他寓室。」霞蕭也不再問，對鳳娘道：「我與小姐去看他寓所如何？」二人送同到寓房外，見門鎖著。門邊一帶紙窗，霞蕭將手指剔破窗紙，向裡張時；圖書四壁，几榻淨潔，牀頭懸一錦囊，藏一鞭子，露出半截珊瑚柄兒。指向鳳娘道：「小姐前說珊瑚鞭子這不是麼？」鳳娘看時，果然與夢中所見的無異，各各驚駭。又閑玩一番，遂上了轎，老僕從後而歸。

拜見了夫人，鳳娘回房去，與霞蕭商議道：「姻緣大分是此人，只不好對母親說得，又況此人，怎知我二人心事？你向有巧計，今計將安出？」

霞蕭想一想道：「今鶴郎年七歲。夫人前日說要聘師。小姐可錄出所記的詩與夫人看，且不要說是白生做的，只說是寓於牧雲庵，姓秋號金色之人做的，暗藏著白生名號。若聘得來時，更察其為人邪正，行止可否。婚姻乃百年大事，豈可以一夢之驗，速將此身輕擲乎？」

鳳娘聽了，來見夫人，將錄出的詩呈看。夫人大加賞贊道：「此詩高古絕倫，是何人之作？」鳳娘道：「是牧雲庵中寓客，姓秋號金色者所作。昨因進香，見題於壁上，因錄以呈母親。」

夫人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我想鶴郎今已七歲，要聘一先生。此生既寓客，館穀必不論豐嗇，又有此才，不如就聘他為西賓。你意如何？」

鳳娘道：「母親所見極當。但今已三月，要聘宜作速。」夫人就命擇日。鳳娘將司歷一看道：「初八乃黃道開心吉日，就是初八罷。」夫人送寫於聘書上，又取白金三兩、彩增二端同貯於盒內作聘儀，又於書上寫明每年束金□六兩，節敬在外。命老僕攜盒去聘。

老僕到了庵中，見寂無一人，遂喚問道：「秋相公在麼？」誰知這日眉仙尚未回，空如去鄉間人家唸經，道人亦隨去了，只有了緣在庵。因獨坐無聊，思量「父親怎麼不取我回去？」又思還俗的光景，虛興頃發，把前日眉仙遺下的舊巾戴在頭上，對鏡想道：「我若還俗，必定戴巾好看。」側頭擺腦，正在那裡做醜態，忽聽得人呼喚之聲，遂忘了頭上戴巾，忙奔出來。

老僕見他身穿絹衣，頭上戴巾面龐清秀，認做秋生，遂唱暗道：「秋相公，我金家送聘禮在此，請相公去坐館。」

了緣聽了這話，方知頭上戴著巾，一時不好說明，只得含糊應道：「你是那金家？」老僕道：「是城中金侍郎家。」了緣已知是鳳娘家，遂喚老僕坐於客堂，自己攜盒進去。思量道：「庵中沒甚姓秋的，怎麼喚我做秋相公？」又想到：「必是白相公。但小姐改姓請他去坐館，必有緣故。且喜無人在家，我又適戴了巾，竟認做姓秋的也不妨。且聘書上寫每年束金□六兩，節禮在外，也有得用了。且說初八坐館，到那日我竟自去也不妨。」算計停當，出了盒兒，又作一小封，上寫使金二星，攜盒出來，對老僕道：「庵中無人慢你，替我多拜上夫人，到初八日也不消你再來，我客居於此，來時慢你，我竟自來便了。盒中小封送你算杯茶意。」老僕見有腳錢，歡喜致謝而去。

了緣將彩繒藏過，聘儀換封，又假作一封家書。算計停當，只得除下了巾，換僧帽戴了。那夜空如直至更餘方回。了緣將假書與空如看，又說：「寄來盤費銀三兩，因父親死了，叫我回去治喪事。」

空如看了書，又見了銀子，信以為實，反流下淚。了緣亦假意悲哭，又道：「今日來的是我族弟，要我今日就同去。我因師父不在，著他先回去了。」

明日遂別空如要行。空如道：「須帶行囊去。」了緣道：「我完了喪事就來的，行囊不消帶得。」誰知彩繒已藏在身邊。空如認做真心，反覺不捨，流下淚來送他出門。

了緣忙忙而去，竟潛入城中，寓於旅店。將聘金買了頭巾、衣裳、鞋襪，又將彩繒裁做如式新衣。到了初八日，於旅店吃了早飯，打扮齊整，搖擺到金家來。早有老僕見了，進去通報。

夫人道：「真個信士，果然自來。」途命侍婢紅英扶著鶴郎出來拜見先生。夫人先見了禮，然後命鶴郎拜見。秋生傍立還禮。夫人道：「小兒茅塞，望相公用心訓誨，感德無涯。」秋生低頭謙謝。夫人自進去了。遂於南邊一廂作館，北邊一廂作臥室。進館後，秋生將鶴郎取名汞，寫於書法上。

晚間放學進去，鳳娘見了書法上名字，不覺失聲笑道：「此生何意取此僻字？」霞蕭道：「自古詩人多狂，此亦見其狂耳。」

二人笑說不題。

且說眉仙直至三月下旬方回，知了緣為父奔喪去了，日常反黨寂寞。誰知了緣竟冒名為西賓去了。那了緣竟認作姓秋，在館中日夕訓誨金汞。他一心只想著小姐與霞蕭，只是：

侯門深似海，不許外人敲。

秋生亦只空想。

誰知夫人身邊一侍婢，名喚紅英，年紀□八九歲，生得豐豔，風月之興甚濃。只是家中無男子往來，此心不能展舒。前坐館之日，領金汞拜先生，見秋生年紀正少，容貌可觀，就有心與他通情。偶一日，老僕出外，無人送中膳，夫人命他送去。紅英將膳排於臥房桌上，走到館中，對秋生道：「相公去請中膳。」

秋生帶笑問道：「姐姐喚甚名字，向不出來，今日到此，實我萬幸。」

紅英生性乖巧，見出語蹊蹊，掩口笑道：「我喚做紅英。今日老僕出外，故我送中膳來。相公問要怎麼？」秋生道：「何不改下英字為娘字更妙。」

紅英把眼斜皺了皺，領著金汞進去了。秋生到房中去進膳，思量道：「那姐姐這個光景，像是有心的，若再出來，必用心勾引他。」紅英為忘帶了茶，送進房來。秋生忙立起笑迎道：「紅姐姐，怎麼又來進茶，飯都吃不下。」紅英亦笑答道：「因知相公吃飯不下，故此送茶來。」秋生遂向前摟住道：「知心姐姐。」抱至牀上求歡。紅英只笑而不言，任他所為。秋生忙褪下內衣，玉體嬌然，雪軋挺露，陰井渥丹，火齊珠噴，紅英情逸聲嬌，秋生興酣力猛。紅英道：「饒了我去，得便再來。」秋生只得放他起來。紅英反挽住秋生頸不捨，與秋生接唇吐舌。二人俱酥麻呆睜。秋生恐金汞出來，紅英忙收拾器具而去，又回轉頭視秋生微笑。適金汞亦出來，二人遂散。

秋生自此一番，日夜思想紅英。紅英亦自此雖老僕在家，他搶前送茶送飯至館中，不時與秋生偷會。一日，庭中茉莉盛開。紅英出來彩花，尚未梳洗，雲鬢蓬鬆，更覺嬌媚。秋生見之，忙到庭中，勾著紅英頸問道：「小姐身邊霞蕭姐怎麼再不出來？」

紅英道：「他日日同小姐在後樓上，吟詩作賦，怎得出來。」秋生道：「我久慕此二人。小姐或不能，霞姐你可有甚計致我一通麼？」紅英啐了啐道：「你正所謂得隴望蜀，貪淫無恥。」

秋生道：「果是我失言。大姐尚未盡歡，怎麼又起癡想。」紅英摘數朵茉莉花與他戴了，臨進去，對秋生道：「方才我不是拈酸之意。若得他同伙，我亦好圖長久之樂。若霞姐有可下手之處，我即來報你。成與不成，看你的本事。」秋生笑道：「我的本事紅姐姐已曉得的。今後只不要討饒勾了。」紅英打他一下，笑進去了。秋生自紅英說出此言，又日日望與霞蕭敘情。未知可曾得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